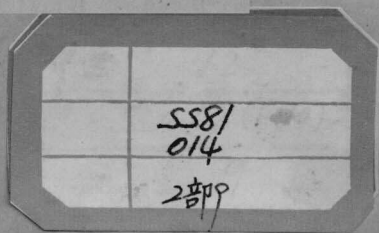


玖

古今醫案按



古今醫案按卷第九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參訂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同若全較

賂南貳賢

女科

葉杏林指掌賦曰。醫學之傳。首自黃農。女科之始。則由扁鵲。邯鄲為帶下之醫。史遷所載。產寶著愈風之散。華佗所傳。病機不等。巢元方之立論最詳。精血攸關。褚侍中之遺書甚善。熱入血室。臟燥悲傷。胃氣下泄。而陰吹。非張長沙孰能辨此。三十六病。轉女為男。巧奪造化之樞機。舍孫真人其誰與歸。唐白敏中。訪咎殷備集驗方三百七十八首。而為產寶。宋郭稽中。補漢陽李師聖產論二十一篇。以為產方。作大全陳自明。

之勲最補醫按薛立齋之功多高賓刻便產須知杜牧著產育寶慶朱丹溪之百問可傳陳無擇之三因宜讀。蒐羅衆善。王宇泰之女科準繩。分晰羣方。武叔卿之濟陰綱目。議論具備於經綸。方法謹承夫家秘。東垣河間。各有名言。春甫養葵。亦多妙義。諸書悉當誦習。臨證自探淵微。學問思辨。不辭人十而已千。補瀉寒溫。可即一隅而反三。功行滿則青城有望。怠惰久則白首無成。

經水

東垣治一婦年三十餘。每洗浴後必用冷水淋身。又嘗大驚。遂患經來時必先小腹大痛。口吐涎水。經行後又吐水三日。其痛又倍。至六七日經水止時方住。百藥不效。診其脉寸滑大而弦。關尺皆弦大急。尺小于關。關小于寸。所謂前大後小也。遂用香附三兩。半夏二兩。茯苓黃芩各一兩五錢。枳實延胡丹皮人參當歸白朮桃仁各一兩。黃連七錢。川棟遠志甘草各五錢。桂三錢。吳茱萸一錢五分。分十五貼。入薑汁兩。蜆殼熱服之。後用熱。

湯洗浴得微汗乃已。忌當風坐卧。手足見水并忌喫生冷。服三十貼全愈。半年後因驚憂其病復舉。腰腹時痛。小便淋痛。心惕惕驚悸。意其表已解。病獨在裏。先為灸少冲。勞宮。崑崙。三陰交。止悸定痛。次用桃仁承氣湯大下之。下後用醋香附三兩。醋蓬朮當歸身各一兩五錢。醋三稜延胡索醋大黃醋青皮青木香茴香滑石木通桃仁各一兩。烏藥甘草砂仁檳榔苦楝各五錢。木香吳茱萸各二錢。分作二十貼入。新取牛膝溼者二錢。生薑五片。用荷葉湯煎服愈。

震按冷水淋身致病。似宜溫經散寒。後因驚憂復病。似宜調氣安神。乃前則寒藥多於熱藥。繼則灸心與心胞絡膀胱及脾之穴。即能止悸定痛。痛已定而復用桃仁承氣大下之。立法甚奇。且前用參。後不用參。而大下之後。又用稜朮桃黃青檳等二十貼。幾如國手下子。不可思議。誠非明季國初諸醫所能及也。

丹溪治一婦年四十八歲。因有白帶。口渴。月經多。初來血黑色。後來血淡。

倦怠食少。臍上急。以白朮一錢五分。紅花豆大。陳皮白芍各一錢。木通枳殼各五分。黃芩砂仁炙甘草各三分。煎湯下。保和丸三十粒。抑青丸三十粒。

震按初來血黑。後來血淡。是本虛而標熱也。來既多。又倦怠食少。虛象顯然。何以不用補藥。試觀第四條女年十五之案。則此案治法似未盡善。或者此婦之脉弦大而數耶。下二案如黃漿如黑豆汁。製方極當。一婦行經色淡若黃漿。心腹嘈雜。此脾胃溼痰故也。以二陳湯合四物入細辛蒼朮。數服即止。

一女子經水下如黑豆汁。此絡中風熱也。以四物加黃芩川連荊芥穗蔓荊子。數服血清色轉。

一女年十五。脉弦而大。不數。形肥。初夏時倦怠。月經來時多。此稟受弱氣不足。攝血也。以白朮一錢五分。生芪陳皮各一錢。人參五錢。炒藥三分。一婦年四十餘。月經不調。行時腹疼。行後又有三四日淋瀝。皆穢水。口渴。

面黃倦怠無力。以白朮一兩。歸身尾。陳皮各七錢。黃連三錢。木通二錢。生芪黃芩各二錢。炙甘草一錢。分作八貼下。五靈脂丸四十粒。食前服。

震按此案用藥。白朮黃連歸身歸尾用得最好。芪芩嫌其太輕。更好在五靈脂丸。

一婦年二十餘。形肥痞塞不食。每日入至未。飲薄粥一盞。粥後必吐水半碗。仍復臥經不通三月矣。前番通時。黑色脉。辰時寸關滑有力。午後關滑寸則否。詢之因乘怒飲食而然。遂以白朮一兩五錢。厚朴黃連枳實各一兩。半夏茯苓陳皮山查人參滑石各八錢。砂仁香附桃仁各五錢。紅花二錢。分作十貼。每日服一貼。各入薑汁二蜆殼。間三日。以神佑丸神祕沉香丸微下之。至十二日。吐止食漸進。四十日平復如故。

震按飲薄粥一碗。必吐水半碗。卧不能起。將認作大虛證矣。其辨在於痞塞及經停之前。雖通而黑色也。此內火食積鬱成溼熱。上則飲停下。則瘀阻。實證似虛耳。辰時寸關脉滑有力者。辰為氣血注胃之時。胃滿

甚而連及上焦。午後惟關滑。獨顯胃實之象矣。方主消痰消食破氣活血。加黃連滑石以清溼熱。仍兼人參以鼓舞胃氣。使諸藥得行其疎通之力。再佐薑汁之辛。以開道路。又治嘔吐。此真紀律之師。有勝無敗者也。然猶有病深藥淺之慮。隔三日。以二丸微下。則直搗賊巢。病根可拔矣。

呂滄洲治一女。在室病不月。諸醫療皆不得其狀。視之腹大如娠。求其色脉。即怪。語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答。趨入卧內。密語其侍嫗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木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病。我慚報不敢以告人。醫言是也。嫗以告呂。呂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愧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脉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

震按此即鬼胎亦易辨識。惟云病因與色脉符。雖劇無苦。一祕訣也。桃仁煎頗狠。然非此藥不能去此病。

俞子容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吐血若泉湧醫用止血藥不效俞以茅草根搗汁濃磨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醃醋貯瓶內火上炙熱氣沖兩鼻孔血始得降下遂不復吐經事乃行

震按此是倒經故降其氣而血自降茅根汁磨最妙尤妙在熱醋薰鼻但經倒猶可生經枯則必死耳

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惡寒喜熱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畧洪而滑汪曰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酒煮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粥丸空腹吞之而愈

震按脉細濡近滑兩尺亦於重按畧洪而滑又不兼數殊難認為大熱乃重用黃連而愈汪公指下真有得心應手之樂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脉得細軟而駛尺則沉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溼數則為熱尺沉屬鬱滯也以酒煮黃連八兩炒

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粥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又越四年。經行兩月不斷。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愈。續後經行六七日。經止則流清水。腹中微痛。又服前丸。而痛亦止。又經住。只有七八日。若至行時。或大行五六日。續則適來適斷。或微紅。或淡紅。紅後常流清水。小腹大痛。漸連遍身。胸背腰腿骨裏皆痛。自巳至酉。乃止痛。則遍身冷熱。汗大出。汗止痛減。尚能飲食。自始痛至今。歷十五年前。藥屢服。屢效。今罔效者何也。汪復診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汪曰。此非舊日比矣。舊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格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醫書曰。瘦人血熱。肥人氣虛。豈可同一治耶。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證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芪歸朮大劑。加桂附一貼。來早再診。脉皆稍寧。服至二三十貼。

時當二月至五月病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豈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震按細軟而數為溼熱。洪滑無力為虛寒。的係辨脉要旨。汪公自跋數語。尤屬治病要訣。然前之黃連。終嫌太過。久服不換。亦恐非宜。

一婦經行必瀉三日。然後行。診其脉皆濡弱。曰此脾虛也。脾屬血。屬溼。經水將動。脾血已先流注血海。然後下流為經。脾血既虧。則虛而不能運行。其溼令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二錢。一日米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經行不瀉矣。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調。右脉浮軟而大。左脉虛軟而小。近駛常時經前作泄。今年四月感風咳嗽。用湯洗浴汗多。因泄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瀉泄遂覺右脚疼痛。舊曾閃挫脚跟。今則假此延痛。醫腿腰脇尻骨脛項左邊筋皆掣痛。或咳嗽一聲。則腰眼痛如刀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

稍止飲食如常。因思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治。然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則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由陽虛陷下。而然。命曰陽脫是也。日輕夜重。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亦無凝滯之患。而日輕也。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其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也。遂以參朮助陽之藥。煎服六七貼。痛減。此亦病證之變治法。殊常故記之。

震按前案之理。易明此案之脉。亦易認為虛。惟近駛而合以足之延痛。頗似溼熱耳。然久瀉復瘧。經水過多。白帶時下。顯係參朮對證。何云治法殊常耶。

一婦人年逾四十。形色頗實。常患產難倒生。經水不調。或時遍身骨節疼痛。食少倦怠。自汗。汪診之。兩手脉皆不應。而右關輕按隱隱然微覺動也。疑脉出部。以指尋按經渠列缺穴分。亦不應。甚怪之。乃叩其夫曰。有孕時。

醫診亦言無脉。後服八物湯。幸而易產得一子。汪曰。此由稟賦本來脉不應也。無足怪。可見天下事變無窮。果難一一以常理測也。如脉經所謂。但道其常而已。兩手無脉。不傷其生。又不妨于胎孕。豈脉經所能盡耶。

震按。人有一手無脉者頗多。若兩手無脉者則少。此乃母胎中或襁褓時蹙到其經隧。致脉不通。原非病也。石山又診一婦左手無脉而動于腕臂外。廉陽谿偏歷之分。是即今所謂反關脉耳。汪乃曰。左脉離其部位。其病難以脉知。誠然。反關脉多洪大。且可推動。果不足以審病情。又按丹溪治一婦久瘡。食少經閉。兩手無脉。每日與三花神佑丸十餘粒。津咽之。月餘食進。脉出。又半月脉愈。又一月經行。此則因病而無脉。非向來無脉也。

一婦產後。經行不止。或紅或白。或淡。病踰八月。面色黃白。性躁。頭眩。腳軟。醫用參芪補藥。病益加。用止瀉藥不效。汪診之。右脉濡弱無力。左脉畧洪而駛。曰。右脉弱者非病也。左脉偏盛。遂覺右脉弱耳。宜主左脉。治以涼血。

之劑遂以生地白芍白朮各一錢黃芩阿膠歸身各八分陳皮香附川芎
椿根皮茯苓各六分柴胡甘草各五分煎服二十餘劑而愈。

震按右脉濡弱無力而汪公乃以左脉偏盛為主其取舍異矣且曰右
脉弱非病則經水之或白或淡及面色黃白頭眩腳軟非右脉弱之為
病汪公蓋因曾用參芪而病益加則右脉不足憑當以涼血之劑專主
左脉為治耳。

又治一婦年踰三十無子汪診其脉近和惟尺部洪滑曰子宮有熱血海
不固也其夫曰然每行人道經水即來乃以丹溪大補丸加山茱萸白龍
骨止澁之藥以治其內再以亂髮灰白礬灰黃連五倍子為末以治其隱
處果愈且孕。

立齋治一婦人每交接則出血作痛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時出血甚
多此肝傷不能藏血脾傷不能攝血也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而愈外亦
以亂髮青布燒灰敷之。

又一妾證同前。按其脉兩尺沉遲而濇。用補血散寒之劑不愈。偶檢千金方。以蛇牀子散綿裹納其中。二次遂愈。

震按以上三案。病同而治法各異。可見病以脉為斷也。立齋首案不載脉。然數服皆涼血止痛之劑。不效則舍補無他法矣。此又可以意會也。又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倦怠。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薛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傷五藏皆為失所。不能歸于目矣。遂用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尋愈。

震按此案可比人天法眼。若不補脾胃而用血藥涼藥以治。目亡無日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則足跟熱痛。薛以陰血虛極。急用聖愈湯。而痊。後遍身搔痒。誤服風藥。發熱抽搐。肝脉洪數。此乃肝家血虛火盛而生風。以天竺膽星為丸。用四物麥冬五味芩連炙草山梔柴胡煎送而愈。

一婦人多怒。經行或數日。或半月方止。三年後。淋瀝無期。肌體倦瘦。口乾。內熱。盜汗如洗。日晡熱甚。用參。芪。歸。朮。茯。神。遠。志。棗。仁。麥。冬。五。味。丹。皮。龍。眼。炙。草。柴。胡。升。麻。治之。獲愈。此證先因怒動肝火。血熱妄行。後乃脾氣下陷。不能攝血。歸源。故用前藥。若胃熱亡津液。而經不行。宜清胃。若心火亢甚者。宜清心。若服燥藥過多者。宜養血。若病久氣血衰。宜健脾胃。

震按前案治血熱生風。此案治脾虛下陷。迥然不同。但前案易認。此案內熱倦瘦。盜汗口乾。日晡熱甚。已近癆怯病形。幸未咳嗽。經停耳。若認為癆怯。而用清火。則必死。

立齋曰。一婦性急。每怒。非太陽耳項喉齒胸乳作痛。則胸滿吞酸吐瀉。少食。經行不止。此皆肝火之證。肝自病。則外證見。土受尅。則內證作。余先以四物加白朮。茯苓。柴胡。炒梔。炒龍膽。清肝養血。次用四君子加柴胡。芍藥。神麴。合左金。以培土制肝。漸愈。惟月經不止。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陳皮。又以補中益氣。加酒炒芍藥。兼服而安。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服濟陰丸。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不通。曰此血分也。朝用椒仁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以人參丸代椒仁丸。兩月餘將愈。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痊。

一癰婦。月經不調。小便短少。或用清熱分利之劑。小便不利。三月餘。身面浮腫。月經不通。曰此水分也。遂朝用葶藶丸。夕用歸脾湯。漸愈。乃用人參丸間服而愈。已上二證。作脾虛水氣。用分利等藥而沒者多矣。

震按立齋治病。善於溫補。若攻伐之藥。非其所長。今此三案。首案是其本色。後二案全宗陳氏良方治法。其椒仁丸中有芫花。蛇青。斑蝥。信砒。峻毒之品。竟毅然用之。雖兼佐歸脾湯。而毒藥力猛。甚為擔險。即葶藶人參二丸。亦非輕劑。乃二病皆痊。譬之名將。或攻或守。或奇或正。總操必勝之着。雖履險而如夷也。

一婦人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近左。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瘡。脉洪數而虛。左關尤甚。此肝脾鬱結之證。外貼阿

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以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少退。脾土少健。仍與前湯送下。六味地黃丸。午後又用逍遙散。送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以大皂角青黛蘆薈硃砂麝香各一錢。另以乾蝦蟆用皂角等分燒存性。為末。一兩入前項藥。同為末。蒸餅丸。如麻子大。每日二服。空腹以逍遙散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年餘而愈。

震按古方治癰瘰有蘆薈丸。用蘆薈黃連胡黃連木香蕪荑青皮各五錢。當歸茯苓陳皮各一兩五錢。炙草七錢。米糊丸。云治疳瘰。肌肉消瘦。發熱。飲食少思。口乾作渴。齒頰生瘡等證。與此方大同小異。而敘證悉同。濟陰綱目註謂小兒疳積腹脹者宜用。疑與婦人非宜。意其誤收。今觀此案。而後知集書者之不誤收也。

孫東宿治馬二尹媳。每月汎行。子戶旁輒生一腫毒。脹而不痛。過三五日。以銀簪針破。出白膿。盡許而消。不必貼膏藥而生肉。無疤痕。但汎行即發。或上下左右無定所。第不離子戶也。內外科歷治數年不效。且致不孕。因